

《苍白》三曲之

粉川

朱晓平 著

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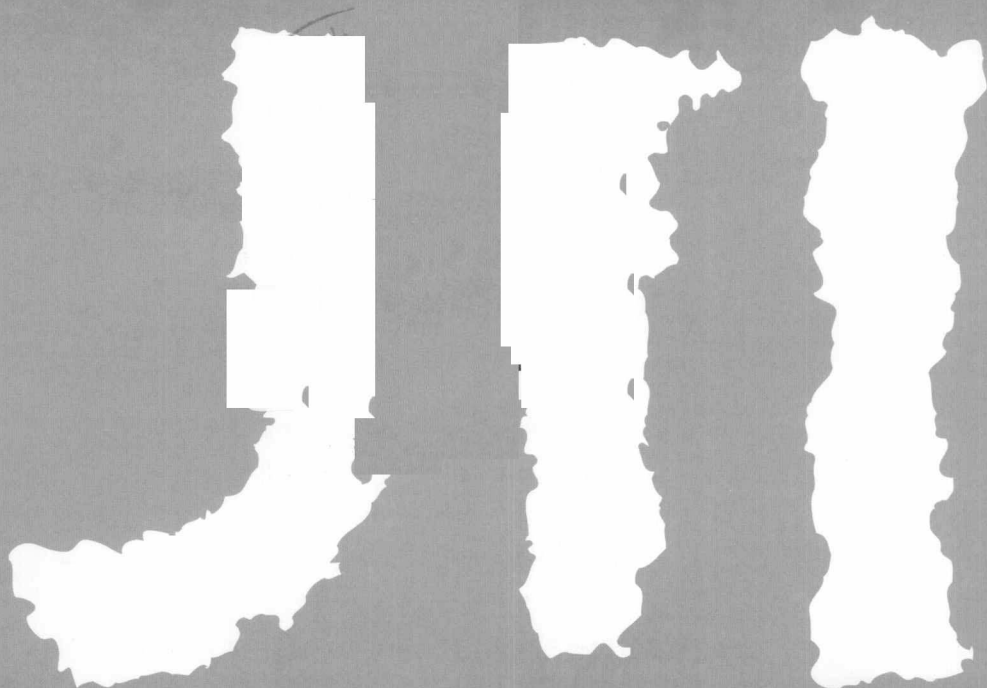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苍白》三曲之

粉川

朱晓平 著

粉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粉川/朱晓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7907-0

I. 粉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23198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程天翔 装帧设计:刘静
责任校对:罗翠华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粉 川

朱晓平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42千字 开本710×1000毫米1/16 印张22.75 插页3

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7907-0 定价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一

夜半时分凉风把三怪吹醒。夜色如墨不见光亮，四野空静悄无声息，秋风凉意阵阵袭来，吹透薄薄衣衫，三怪瑟瑟发抖。风中弥漫血腥气，还有屎尿秽臭气味，一股股浓烈扑鼻令人作呕窒息。

三怪身躺枯枝衰草间，头脑昏沉空空如也，实在想不起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是啥地方自己为啥身躺荒野中？

秋凉瑟瑟荒草萋萋阴风惨惨，三怪挣扎想起，周身疼痛难忍，头重脑沉颈项僵直，周身骨头像裂成碎块咯吱乱响，一团乱麻堵胸，像一盘大磨死死压住心口。血腥秽臭气味越发浓烈，三怪心里翻腾一阵恶心，头一歪哇哇呕出几口腥苦胆水血水，还有几颗碎牙，才觉心里稍微好受。

心里好受些，就听见啥地方飘来一阵胡琴弦板声，隐隐飘忽，似有似无时断时续，像来自遥遥天际，三怪搞不清真有其声，还是耳中幻听幻觉，紧思慢想，渐渐有些灵醒。

耳中曲声，像是银碗儿腔《罗敷女》里一段喜腔，三怪竖耳细听，似有人敲击丁当银碗儿打板，人随板节哼唧唧吟唱，声声婉转悦耳。

柳丝绿风光好三月阳春，
小娇娘踏青来莺转声声。
春来去美景哎嗨年年有，
花开落咿呀哎嗨人不同。



银碗儿清脆丁丁零零，熟悉的曲子一下把三怪记忆拽了回来。

拽回来，三怪就想起了阴历七月的秋会，想起辛二杰的银碗儿腔十红班，想起十红班里他心上人榴红姑娘，想起渭阳县乡团总白瑞良、吴大帅保三团的隗守堂，还有那个让三怪此后多少年噩梦连连的刀疤脸马飞雄。

三怪想起，乡团和保三团为梅红争风吃醋大打出手。乡团机关枪嗒嗒嗒，不分男女老幼乱打横扫，横尸遍地惨不忍睹；保三团马队呼啸来去，不管官商民等胡踩乱踏，鬼哭狼嚎惨绝人寰。

一匹高头大马朝三怪狂奔过来，马飞雄黑毛络腮凶神恶煞，呢子军装大马靴歪戴帽子攥马缰，策马凶狠冲来，一把掠起榴红姑娘在马背。三怪紧扯马嚼，刀疤脸一勒缰，壮硕大马高高跃起，把三怪也带向半空，随即一刀背将三怪打落在地，壮马扬蹄，长嘶一声，照三怪狠狠蹂躏下去，致命一下，三怪倒在血泊中，不知以后发生的一切。

三怪把所有事情回忆起来，知道此时身在渭阳城外的拐子沟乱坟场。谁把他也当无主尸首扔在了这里？

恍如隔世，一梦天地两重，往事如潮，记忆如丝，丝丝缕缕缠绕了三怪心头。榴红被抢走，自己死去一回。三怪泪水止不住无声滚落。

三怪又想起，这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七月秋会上发生的事情。

三怪姓白，白三怪这一年十七。

渭阳白姓早先居京兆河华，临渭水傍华岳。明嘉靖时闹水，河华白氏乙丙堂有一支迁至今日渭阳县西柳坡，就是三怪家族这一支。渭阳白氏尊宋时达贤白厚为先祖，立堂号“西柳厚贤堂”，如今已成渭阳望族大姓。

三怪父亲白尚举母亲白屠氏，他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小妹妹，三怪家中独苗，家里五亩薄地三间草房六口人，本分庄户，父亲有些木匠手艺，农闲时给人拉锯推刨四处转悠。

自三怪娘坐胎，脐腹尖尖口闹酸酸，谁看都说是小牛牛男娃。娘喜上眉梢，爹见天咧嘴笑。谁知天命不济，怀他不满八月娘害酸口，捞一根杆子打院里树上石榴，结果闪腰动了胎气，三怪早两个多月降生，别人问及原因，三怪家总这样说，石榴没打下，把娃打下了！

三怪落生不及一只剥皮小猫崽，看着胸脯扑扇有口气，哭不出叫不响，周身憋得血红乌青像个紫血葫芦，口目耳鼻身上凡有眼眼的地方，都咕嘟嘟往外冒血沫子。

这是咋回事？三怪娘吓傻眼。三怪爹从集上闻讯赶回来，一见这情景就说这娃娃养不活，早早挖个窖子埋了吧，多养几天还是死，那时更熬煎。

三怪娘死活不干，说你年年盼天天想要个牛牛娃，这不是给你生下个。

三怪爹看，三怪腿间有个小肉阉阉豆子大小。

三怪爹就说，我天天盼有啥用，这娃能不能活不说，活下来，你看这娃娃小牛牛没有豆子大，卵蛋又在啥地方？真是五奇八怪。

三怪娘说，真这么日怪。要么干脆是个妞妞。这娃长个小肉阉阉，说男不像说女又不是，算个啥？

三怪娘说着，手指捏着三怪小牛牛轻轻往外一拽。谁知这一拽，吓傻了，三怪爹娘合不上嘴。一拽从三怪肚皮里又拽出一截。三怪娘奇怪，又稍稍使点劲，就把三怪小牛牛全拽出来露了头脸。原来家伙全缩藏在肚腔子里了。

等三怪一副家伙全露了头再看，爹娘张口说不出话，小牛牛露出头脸，像吹了气见风就长，眼见着一点点变大，不大工夫就像个小胡萝卜快一把攥不住。

爹娘惊奇瞪眼看。

三怪娘说，咋有这号稀罕事？

三怪爹说，驴大家伙还掖着藏着。莫非娃娃有啥怪病？

三怪娘说，我看不会。家伙大是啥怪病，缩肚里也不算奇怪，见风长那是血脉通了，人不是常说，娃小卵子大，牛牛抓一把。人说八仙铁拐李家伙就奇大无比，缠腰上要绕三圈。

三怪爹说，你娃大尿还想成仙？

三怪娘说，咋又不成？我看咱娃就不是寻常人物，才有这等异常家伙。有一丝气咱也得把娃救活养下去。

娘心铁坚，爹不再说什么。

娃娃浑身冒血不喘气咋办？娘慌得没一点主意。稳婆来了，说用母血在娃娃头面上画几个血符驱邪僻毒，稳婆说着就要蘸三怪娘血露水画符写字。

三怪娘说那咋行，下身血露不洁不净，使不得。

说着三怪娘吭哧一口，就把自己的手指尖咬了一块下来，鲜红的血滴滴落下，血流出来一会儿就变得黑紫浓稠能拉出丝丝。

稳婆说这叫元贞血，是为娘的想救娃娃性命，精元贞血都逼迫出来。

娘的鲜血点点滴在三怪脸上，滴进三怪嘴里。

还没等蘸血画符写字，便有奇迹发生，三怪一下安稳，不再憋屈蹬腿，口目耳鼻不再冒血，眼见着身上黑紫色一点一点消退。

娘高兴，索性把手指头伸进三怪嘴里，三怪喂奶一样，咕嘟小嘴喂饱了娘的血，哇一声喷出一口痰水，蹬腿踢脚，呜哇呜哇吹喇叭一样哭闹起来。

三怪活了过来！

二

以后也怪，三怪闹啥病症，天生禀赋不足羸弱喘咳不上气，还是食积痰火腹疼闹肚疔疖毒疮发瘟风寒，吃药扎针都不能速解，但只要娘几滴血滴入口中，病症片时就能轻解八分。大家都说怪得很。

三怪还在母腹中，爹娘就起个名字叫白三乖。三怪行三。三乖么，性乖顺，脸乖俏，心乖巧。

三乖三乖，可不管家人外人，叫来叫去就叫成了三怪。

哪三怪？一怪，喝娘血活过来。

三怪活过一条命，但一直到三四岁还不见长成个正常娃娃模样，瘦小骨架支着个大脑袋，大眼窝深陷，到了三岁走路还一摇三晃打趔趄。这可算第二怪，身骨像根豆芽菜。

身上肉不长，两腿间那物什却一劲疯长，小小年纪就能跟大人有一比。人说这是第三怪，家伙过膝盖。

大家叫三怪嘴都改不回来，以后写户籍本子，他爹干脆就写了白三怪。反正胡叫啥都行，贱名俗名胡乱叫好养活，还有干脆就起外号叫他马尿驴蛋二脖子。乡人把驴马大牲口阳物叫二脖子。

仔细想，这三怪都不算十分怪，你知道他是因为喝娘的血才活过来，还是喂口奶喝口水都能活过来？没法说清楚的事。身骨瘦弱像个豆芽菜又有啥奇怪？家伙大倒可以算一怪。不过人家三怪娘已经说了也不奇怪，李铁拐腰里缠三圈哩。

三怪爹娘心里却明白三怪的怪诞怪在何处，怪得死活说不出口！

庄户贫寒人家无法讲究，家里一盘炕，没有三怪和妹妹时，三怪爹睡最外，旁边睡三怪娘，里面是三怪的两个姐姐大芹二平。平时夫妻俩行事，只能或靠被窝遮挡，或趁女儿夜深熟睡，他爹翻身上去就是。

那次三怪爹给人上梁，人家招待喝酒，醉醺醺半夜回来，路上就心动燎躁要跟婆娘整一回。进了屋黑灯瞎火先褪了衣裤，糊里糊涂摸上炕，他以为趴上婆娘身，谁知那天婆娘怎么就睡到里头，外头睡的是十五岁的大芹。大芹睡得糊涂，感觉有人压上身，是没醒还是醒了不敢吱声，反正憋着声一通扭动推拒。三怪爹不清醒，正要往下动作，大芹扭动弄醒了母亲，三怪爹忽听旁边传来婆娘一声哼。

哎呀！一声炸雷吓得三怪爹脑袋爆裂！还未成事，家伙就当下塌了。婆娘又哼一声，三怪爹完全明白过来，差点毁了女儿的身子！这如何是好？也是下意识，赶忙一个动作翻下来，又翻到婆娘身上。婆娘半梦半醒迎就了，三怪爹一头虚汗气喘吁吁，怕婆娘完全醒来可了不得！不等家伙全上劲就在婆娘身上忙活上了。一直到事完利索，三怪爹仍然心悸不宁，虚喘大汗不止。

那次之后，三怪爹惊得几个月不敢近婆娘身。而三怪娘却是在那之后受孕做下胎。古人有房中九戒，三怪爹就破了其中“酒不欲，惊不欲，萎不欲”三戒。

说三怪娘因为打石榴闪腰，三怪早产，那是对外人说法，三怪为何不足月落生？爹娘心里最清楚。都七个月了，三怪爹不管不顾，想起就整。

三怪娘说，你当心吧，人家都说是个男娃！

三怪爹说，我咋看不像。不管是不是，我给咱补一下子，要是个女娃，

我填上豁豁，要是男娃，我捋大他家伙！

三怪爹不管，继续做他的事。

三怪娘恼了，用力一推三怪爹胸口，吼，疯话！鬼话！有你这样当爹的！

谁知就是这么一推，三怪爹身子一挺，婆娘撑不住，三怪爹身子又嗡一下沉沉落下来，压在婆娘身上。就这一下，三怪娘惊叫一声，不出一袋烟工夫，三怪娘就感觉腹疼如绞，再看，已经见血！三怪就这样落生下来。

这是三怪爹娘心里清楚的怪！还有一怪，三怪到底如何从将死中活过来？羸弱毛病又怎么慢慢好起来？邪怪得实难开口，还是不说！

三怪这样做下又这样降生，你要说他不怪，才怪！

可无论说三怪怎么怪，其实只一怪算真怪：心思怪。

怎么怪法？三言五语讲不清，慢慢说。

就说三怪能算做一怪的家伙有多大？村里人说，小的时候，粗细一掐长短一拉；手指圈个圈叫一掐，拇指食指张开两指尖之距为一拉。

娃到四五岁，粗细一把长短一拃；手攥一圈算一把，张开手掌拇指尖到中指尖中间距离为一拃。

娃七八岁以后就成了粗细一握长短一托；一把攥不住叫一握，手腕至肘叫一托。你说三怪的家伙该有多大？

因为这一握一托，三怪就成了四村八乡都有些名气的稀罕人。你说西柳坡未必人全知道，你说西柳坡有个稀罕娃，人家马上会说知道知道，不就是白尚举家的大驴尿娃么！看，你连名字都不用报。

三怪是家里顶门香火。从阎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家里金贵。见三怪先天不足，身子羸弱不堪，爹娘担心这娃以后命旺还是薄，就去庙里烧香摇签，他爹许愿月月给庙里捐半斤灯油钱，以后每月去庙里干几天杂活折抵。

庙里老师傅见他心诚，批了三怪一句，常人有常常无常。

他爹懵懵懂懂。老师傅就在黄表纸上写个卜签，再明说一步，曰：半生雪花，一世桃粉，富贵咸池，菡萏相依，丹若心随。

几句话还是左拐右绕故弄玄虚。

庙里老师傅索性再给个解字，说，人生咸淡，生死两红，事事因果，报

报还报。自己参悟去吧。

他爹去求白瑞良的爷爷白老秀才。

老秀才看了半天说，只晓得古人把石榴也叫丹若。菡萏就是莲花。咸池嘛，该是古意桃花。雪花，石榴花，莲花，桃花。不才猜想，大概意思是三怪这娃此生要与这几朵花相伴。

这样说似乎有些道理，三怪早产，跟娘打树上酸石榴闪腰动了胎气有些关系，丹若指石榴。

两红吗，一红当然是指血，三怪靠喂娘的血才捡回一条命。

其他就让人怎么也琢磨不透。

庙里老师傅说，贫僧替你说破，还用你去参悟么？

三怪爹也就懒得再去求解。只是按照庙里老师傅的话，要拴住娃的命。他找了块好桃木，精心雕了个小拴命锁，一枚鸡蛋大小，正面刻上三怪名字，背面有“神祇护佑”几个字，小锁前后两片可开合，当中夹着老师傅给的那张黄表纸，再用老漆上了土黄颜色，打磨油亮光滑，精雕细刻很是精巧。

小锁打成，求庙里老师傅念了一堂护佑经文，从佛龕菩萨袈裟里抽一根线做了个坠绳，小锁就算开光有了神灵仙气，从此拴在三怪脖子上不再离身，实指望驱邪避祸护佑平安，紧紧拴住白家唯一根苗。

打这以后，三怪身体倒是慢慢有了起色。

三

说三怪只有一怪，心思怪。

家人外人都感觉，三怪这娃想事情做事情跟别人不大一样。不一样在哪？也不是三言五语。平淡庄户，没有太多太大事让三怪表现他的怪心思，怪诞都在点滴之间。

三怪有个不似常人的家伙。大人娃娃见了三怪，都要看他的稀罕。小时候三怪自己乖乖掏出来让人看。大一点知羞死不脱，人家就经常结伙欺负，按住扒裤子。娃娃们淘，剥了裤子扯出牛牛，掏空个青辣椒套在

家伙上，蜇得三怪生疼，大家拍手哄唱：

大屎大来大屎长，
三怪牛牛比驴长；
黑驴见了嗷嗷叫，
媳妇见了叫爹娘。

三怪天天哇哇哭着回家，娘就知道他又让人家欺负，爹气恼说，谁再欺负你，你就骂，家伙大一屎拱你炕底下！

这些事从小就给三怪造成心理影响，让他有时觉得自己是个怪物，闹着拿把剪子，要把根根剪半截下去跟人家娃娃一样。

正要剪让娘看见，吓得抢下剪子，哎哟我的傻娃娃，你家伙大别人才稀罕你，人都恨自己家伙小，还怕自己家伙大？家伙大是宝。

娘这话又是啥意思？三怪不明白。人家都爱看他稀罕，看来是别人的不稀罕，他又有些得意。如此，他从小就对自己的家伙、对女性，对他的宝物与女性之间等问题发生兴趣，又自卑又得意，喜欢拧着想问题。从小这些影响，你说三怪心思能不怪？

村里有个小媳妇，三怪按辈叫她二姐。小媳妇嫁到西柳坡才十八，男人在白瑞良乡团当团丁，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，小媳妇熬不住，村里都是白氏一族，她不敢乱来，就打起才六七岁的三怪主意，骗三怪到她家。三怪小娃娃又能干啥？小媳妇也不过把三怪的家伙摸摸弄弄逗耍一通，三怪人小，家伙却不比她男人的差。

一回两回，三怪明白了，小媳妇再叫他来，他就攥着裤腰带不松手说，我娘叫我回家吃饭，我肚子还饿着。

小媳妇说急啥，肚子饿我这里有馍馍。

三怪就说，我吃冷馍馍肚子疼。

小媳妇说，吃冷馍馍肚子疼，那你饿了都吃啥？

三怪说，吃热馍馍，新蒸的馍馍。

小媳妇说，馏馍馍蒸馍馍得多大工夫？

三怪就说，你不知道我是我家的宝，来不及馏馍馍，我娘就给我几个鸡蛋，我身子虚，肚子一饿就头昏要倒，我娘不敢饿着我。

小媳妇想想也怕，本来要弄人家三怪，再饿出个好歹，人家大人能饶她？煮鸡蛋就是比馏馍快又省事，尚举家宠三怪也不假，那就煮几个鸡蛋吧。

三怪这回把鸡蛋吃了。下回小媳妇又骗他来耍，他看见挂房梁上馍蓝子里有一包点心，人家男人买的。三怪就说，我这些天一吃鸡蛋就闹肚子。

小媳妇逗弄三怪，本来就是一腔欲火难熬。吃鸡蛋闹肚子，那你吃啥？

三怪就说，我娘给我吃几块点心就好了。你家吃不起，你等着，我回家取几块就来。

小媳妇急不可耐，就说，谁说吃不起，不就是几块点心吗？给你吃几块。

三怪说，我娘说点心贵，你买给我吃不值当。说着就做跑回去的样子。

急得小媳妇一把拉住他，说，啥贵不贵，不用现买，家里就现成，吃几块芝麻饼我还舍不得？

三怪又吃了芝麻饼。以后还有油饼、包子、冰糖、果子……反正看见有啥现成好吃喝，三怪就要想办法吃进肚里。

一来二去，小媳妇也明白了，怎么回回一叫三怪来，他就是没吃饭肚子饿闹肚子，原来这猴精娃娃知道我心思，骗我吃喝呢！这娃有心思，不好日弄。

小媳妇明白了，三怪再装怪，小媳妇就说，二姐饺子正要下锅，你先让二姐把你家伙摸摸，咱要完二姐下饺子给你吃。

这回三怪上了当，小媳妇耍弄完他，他也没见饺子模样。

只需一回，三怪就明白小媳妇明白了，小媳妇再骗三怪去，三怪站在门口不进去。

小媳妇说，我屋里有麻花，你进来。

三怪说，你拿来，我就站门口吃，让你在门口摸一下，我娘在后面。

小媳妇说，人家看见咋好。你松裤腰带，我摸一下，就给你拿。

三怪攥着裤腰带说，我是娃娃，我怕啥好不好。你要怕，你赶紧拿麻

花来我就松手。

小媳妇没有麻花，怎能拿来，就虚晃一枪，回去装做拿个啥攥在手心，说，干脆给你几个铜子，你自己买麻花吃。你让我摸一下。看，你怕我骗你，钱先攥我手心，要完我就松开手给你。

三怪就松了手，说，咱说好，让你摸一下你就松开手心，铜子给我。

小媳妇说，好。其实手心有啥铜子！

三怪松开裤腰带，小媳妇一手攥掌，另一手伸进去就抓住三怪家伙，然后哈哈笑，三怪呀三怪，你还当你人小鬼大，我手里有啥铜子？小媳妇说着松开掌心，你看你看，空的！精鬼瓜娃，你还跟二姐耍心眼？

三怪一缩身子扭头就跑。

小媳妇手里还攥着三怪的家伙，三怪一跑，小媳妇感觉那家伙扯了出来。

扯出来，就听小媳妇一声惨叫，身子齐齐朝后倒下。她手里攥的，竟是一条当地人称“青长虫”的菜蛇！

以后，小媳妇再见三怪，又想逗弄三怪，又害怕三怪耍怪。把三怪叫来，三怪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吃喝完，三怪松开裤带，说，二姐摸一下吧。

小媳妇手哆哆嗦嗦，不敢往里伸。最后一推三怪，鬼娃走吧走吧，二姐以后不跟你闹耍了，你赶紧走。

三怪两脚一跳一颠高高兴兴地跑了。

三怪是家里的宝。他爹见娃苍白清瘦不是种田犁地的材料，就一门心思指望三怪读书识文，以后登科求第改变门风。四岁时，送三怪进私塾。为了供三怪念书，全家种田纺花不辞劳苦，一个姐姐为彩礼十五岁就嫁了人。

三怪念了几年私塾就改朝换代，十二三进县立怀德学堂，相当于今天的县中。三怪没有多少念书心思，进学堂就因为学堂里有女学生。

当地习俗，男娃十来岁就要说媳妇定亲了。三怪家穷，到十三四了还没把媳妇定下。三怪急，家里更着急。

他爹唉声叹气说，真耽误了三怪一副好杂碎，咋就没女子看上咱娃？

他娘说，没钱能靠杂碎说一门亲？你当年来我家提亲，是提着你裤裆里的家伙来的？

他爹说，三怪真敢提着家伙上门，没准哪个女子就稀罕，一分彩礼也不要！

三怪娘说，噫，你学的可真美！

三怪爹说，怪人怪运怪福气，没准咱娃将来就凭这个哩。

这话三怪似懂非懂，他爹的话三怪当真，心思本来怪，就一天想怎么让女娃娃知道他有个不似常人的宝物。

学堂里茅房不分男女，男娃进去，把腰带搭门上，女娃进去，搭条手帕或者头巾，互相就知道里面有异性，不进去了。

三怪进茅房，故意啥也不搭，男娃进来没事，女娃当里面没人进来，三怪装吃惊慌张，站起来，也不提裤子，亮着家伙故意让女娃看，结果吓得人家吱里哇啦叫。三怪很得意。

但女娃很快就识破三怪是故意耍怪，就有了办法。有一天三怪又如法炮制，结果女娃商量好，端一碗开水走进去，三怪不提裤子猛站起来，人家也装吃惊，一碗热水泼上去扭头就跑。三怪烫得吱哇乱叫。

三怪躺在拐子沟里思绪如飞。想到这里，长吁一口气，完全清醒过来。

清醒过来不由一声啊嘘嘘！原来他三怪大难不死还了阳，到阴曹地府走一圈又转了回来。

三怪突然想起娘说的话，他是宝物大福气大，人非常人，就有非常人的造化，阎王都不收他。三怪这就想起了娘。娘呢？妹妹呢？榴红呢？

深秋天气，三怪只觉凉风阵阵，身上瑟瑟发抖。这时又突然想到庙里师傅说，事事因果，报报还报。这是不是对他的还报？他与榴红的关系，真如他爹所言，榴红少女情萌，却起于对三怪怪家伙稀罕；三怪更是因追慕榴红，用了多少歪心思怪招数。

这个秋会啊，令三怪心痛阵阵不堪回首。

第二章

一

渭阳四大庙会的七月秋会很是热闹,从十五起会一直办到当月底,搭棚设摊唱戏卖货。千般把戏目不暇接,万般货品琳琅满目。地摊席棚戏耍场子从城关石桥排满一河滩扯出三里地。四村八乡人群络绎不绝滚滚拥来。就连榆林堡外挎腰刀的北番子都赶着牛马羊牵着骆驼,过来赶会贩牲口。

秋会自然少不了辛二杰的银碗儿腔十红班来唱戏。

十红班叫十红,实际只有三红。

银碗儿腔也叫渭宫腔,也有地方叫玉宫腔、影儿腔、阮儿调。名字怪多,是起兴流行于关中渭水流域一带乡村的地方小戏。有考说银碗儿腔最早源出长安东河华一带,逐渐在关中流行开,与陕接壤的豫晋川甘宁绥也有传唱,并形成东府腔西府腔两种风格流派。

据说,早远时华岳山麓渭水之畔建有帝王行宫称渭宫,银碗儿腔最早是宫廷里的乐舞调子。渭在古方言里也念“玉”,大概是御的谐音字。

有关银碗儿腔倒有许多传说故事。传某朝一位皇帝所宠爱的妃子死了。爱妃能歌善舞,令皇上时常思念。宫里人为排解君王哀伤,就以皮革剪出妃子影画藏于布后,以灯映照投影到皇上眼前,影人儿口中唱着皇上最喜欢听的曲子,果然博得皇上欢心。人说这就是银碗儿腔的雏形影戏。此后,宫里就有了专门的灯影戏表演,乐舞曲子渐渐演化成灯影戏伴唱。

初始只是简单歌舞影戏,以后渐渐有了简单情节,演绎宫廷君王与爱妃间的故事。

以后,影戏慢慢传向民间,不断融汇汲取姊妹剧种和民谣乡音所长逐渐发展。渐以真人演唱取代影人儿表演,伴唱曲子渐形成调式套路腔板,再往后,最终形成一个地方戏种。叫它银碗儿腔,因最早伴器只有弦子和一对银碗儿,丁零当啷清脆有声甚为独特。

渭水流域是汉文化萌起兴盛之地,历史久远文明深厚文脉悠长,由巫祭雉拜至神祀礼叹,到游吟行唱,再到社戏扮演……丰厚文化衍生出无数戏曲种类如繁星璀璨,仅关中一带大小剧种之多不胜枚举,阿宫、渭宫、弦板、道情、眉户、魏腔、府调、碗儿、老腔及至梆子戏皮黄腔采茶调,不过几百里方圆土地,却有数不清大小剧种同声唱响,有些小戏种只传于一县数乡,一样生命旺盛生机勃勃。今日无论南北大多剧种,都可以寻根脉至黄土地深处。秦人之声,天下唱响。

大西北高天阔远黄土无垠,养成秦人鲁直率性,秦人之戏如秦腔,风格路数多粗犷昂扬,豪气十足,说吼戏大概更合适。乡人戏曰:“一吼吓破别人胆,二吼震塌自家院,塌死唱戏瓜老汉……”瓜就是傻的意思。沙喉咙大面锣紫锤黑头,开口扯着嗓子叫,吼得山摇地动。人对西北地方戏曲就一个感觉:粗犷高亢粗喉咙大嗓子!不过,你若听过银碗儿腔,同为秦人之戏之声,给你感觉会大不同。同一块土地,有咆哮大河,也有涓涓溪流;有高亢之声,又有委婉小唱。银碗儿腔名称其实就很说明问题,叮叮铃铃的声腔,叮叮咚咚的唱板,一把板胡吱吱扭,一只弦子蹦蹦蹦蹦,一对银碗儿丁丁当,一个小女子哼唧唧,一段小曲儿扭捏捏,一出戏下来,令人半酥半麻。银碗儿腔曲调清丽雅致优美细柔。虽也有高亢粗犷腔板如震山腔宏腔,但总体还是以女工戏柔腔为主,以细腻娇柔委婉见长,并形成东府腔西府腔两种流派。西府腔多武戏生戏偏重硬朗,东府腔多文戏柔腔更重绵软。一条渭水自西而东,就有了“头唱震山尾哼软(阮)儿”一粗一细、一刚一柔的风格。

银碗儿腔以小戏折戏为多。全本大戏有称八大本,如《玉燕钗》、《白秀娥》、《草桥会》、《王绫罗》等。小本小唱折子小戏数以千百计,《采樱桃》、《摘桑叶》、《挑水结亲》、《俏货郎》、《马更玉》……内容不外相思别

离哀怨惆怅，海誓山盟儿女情长。银碗儿腔曲调中融入了民歌乡谣俚曲村音，曲调丰富，板式多样，唱腔迤迤。尤其女腔，婉转缠绵柔软清丽，琴声悠悠曲调绵绵。舒缓轻扬，清雅中不失质朴；一板三眼，俚俗中不失文雅；听惯高喉咙大嗓子吼戏的人，闻其声身酥，听其腔心醉。

秦人之戏之声，无论阿宫、渭宫、碗腔、道情、眉户、弦板，乃至汉调、二黄、汉水采茶及诸多地方小戏，腔调板式程式路数，都深受秦腔的影响，又融汇贯通兼收并蓄才有了独立生存发展的顽强生命力。

银碗儿腔女角行当也叫彩角、粉头、粉子。俗话就说：无彩无粉不成腔。对应于其他剧种的老旦青衣大小花旦刀马旦等行当，在银碗儿腔里就是垛粉、彩粉、娇粉。垛是古方言大和老的意思。民间就说，垛粉大白扑满脸，彩粉胭脂轻轻点，娇粉淡淡素净面。讲的是行当扮相。

垛粉扮老女人角色，彩粉演皇后娘娘小姐贵妇，娇粉也叫娃娃粉，扮些丫环使女村姑小乡妞之类。

十红班里三红是剁粉丹红，彩粉梅红，娇粉榴红。

榴红姑娘比三怪小一岁，这一年十六。小眉眼还没有完全长开，身骨小巧白净，面相纯朴良善。人说十红班里，垛粉骚彩粉妖，只有榴红乖俏俏。

二

白瑞良和隗守堂争的是十红班里的彩粉梅红姑娘。

三怪不管他二人争谁抢谁，他就喜欢榴红。一见钟情日夜难忘。

榴红孤儿，自幼让人卖到戏班学戏，都叫她小丫丫。八岁学成，初次登台，班主辛二杰水牌上写个名：榴红。叫来叫去闹不清是艺名还是本名。

榴红打小进戏班，人说，江湖大戏台，戏台小江湖。榴红纯朴本分，可在戏班混，不免懂事早。

三怪一眼看上榴红，喜欢到痴迷。十红班来这一带唱戏，三怪场场不缺，坐戏台子下面傻瞪着台上的榴红，一丝不动二目不眨。三怪心里，榴